

國學基  
本叢書續

世  
說



#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倣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揆鉅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無染。澗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鑄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元敬年最小、爲鷦鷯、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旣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嘆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

主用事、宰相岑義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尙書省及故吏贈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舉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舉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壽、舉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壽。壽至、舉示已暗、瞪瞽而瞑。壽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舉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舉母初不知。聞舉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舉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瘴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事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歎歔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偏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筦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原作惑、感。蘇書改。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遺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

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與從質正員官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爲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

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宅。日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爲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尙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

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渾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卽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迫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



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呂克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克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竟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莊不麗。無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徼役過苦。後廢帝卽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譏，足據南史改。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顒清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高，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血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

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

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寔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柰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

尙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讒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原本旣譌能，据舊唐書改。誰敢不竭忠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傭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尙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遼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噴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資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仙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

○長下原衍  
久字據舊唐

書刪。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璫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寶，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搆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欽任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

擗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謠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勳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韋溫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潏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脫對曰道法四字，據舊唐書補。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憲宗誅李錡，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



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敕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